



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卷十一

妓女部

杜妙隆



杜妙隆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沙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窗曉。

宋六嫂

口頭即景
語淡字可
人

麗如秋月
芙蓉

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傭栗工張翥兒詞卽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菘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着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傳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金鶯兒

金鶯兒山東名姝也美姿色善談笑搗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在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昵其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之紅綉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画船開拋閃得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爲美談

楊娼傳

寫情到盡
頭處更無
可容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豪客競邀至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淫、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懽心。故帥益嬖

之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畧。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捧侍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言仁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鑊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歿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之。娼且至。帥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

陽為諾而
陰為計悍
至此乎

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舫，衛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益矣。聞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卒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義娼傳

義娼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娼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空

誤 恐為樂府

死 若輩之肯

鈞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伎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娼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娼名，意甚易之。及見觀其姿容，旣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爲非唯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路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娼不知其少游也。卽其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益愈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

服之甚專

素懷此心
究竟遂此
心人以死
為倡惜乎
以死為倡
幸不則碌
之一生安
識若輩之

氣節耶

何等恭敬

何獨愛此乎不唯愛之而又習之歌之若素愛秦學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藉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娼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娼大驚稍稍引退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娼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闋以侑之卒飲甚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娼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匱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娼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娼雖處風塵中為人婉婉有氣節既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媪處

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媪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馬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人至今傳之以爲奇事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校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旣爲作傳又系贊曰娼慕少游之才而卒

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娼矣世之言娼者徒曰下流不足道嗚呼今夫士之潔其身以許人能不負其死而不愧於娼者幾人哉娼雖處賤而節義若此然其處朝廷處鄉里處親識僚友之際而士君子其稱者乃有愧焉則娼之義豈可薄邪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予聞李使君結言其先大父往持節湖湘間至長沙聞娼之事而歎異之惜其姓氏之不傳云復書長句于後曰洞庭之南瀟湘浦佳人娟娟隔秋渚門前冠蓋但如雲玉貌當年

品出倡下
者可別於
人類乎

誰爲主。風流學士淮海英。解作多情斷腸句。流傳往
往過湖嶺。未見誰知心已赴。舉首却在天一方。直北
中原數千里。自憐容華能幾時。相見河清不可俟。北
來遷客古藤州。渡湘獨弔長沙傅。天涯流落行路難。
暫解征鞍聊一顧。橫波不作常人看。邂逅乃慰平生
慕。蘭堂置酒羅饅珍。明燭燒膏爲延佇。清歌宛轉遶
梁塵。博山空濛散烟霧。雕牀斗帳芙蓉褥。上有鴛鴦
合懽被。紅顏深夜承燕娛。玉筍清晨奉巾屨。匆匆不
盡新知樂。惟有此身爲君許。但說恩情有重來。何期

不別歲將暮。午枕孤眠。魂夢驚。夢君來別如平生。與
君已別復何別。此別無乃非吉徵。萬里海風掀雪浪。
魂招不歸竟長往。効死君前君不知。向來宿約期無
爽。君不見二妃追舜。號蒼梧。悟染湘竹。終不枯。無情
湘水自東注。至今斑筍盈江隅。屈原九歌豈不好。煎
膠續絃千古無。我今試作義娼傳。尚使風期後來見。

男寵部

龍陽君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爲泣

借魚挑動
巧當

曰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弃前得魚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斷袖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燕息之房命筵卿易輕衣小衷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効其斷衷。又曰割衷恐驚其眠。

秦宮

秦宮者漢大將軍梁冀之嬖奴也。宮年少而兼有龍陽文信之資冀與妻孫壽爭幸之。李長吉爲詩云。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人間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日長。飛窗複道傳籌飲。午夜銅盤膩燭黃。禿衿小袖調鸚鵡。紫綉麻霞踏哮虎。折桂銷金待曉筵。白鹿青蘇

爭壽不過

宋朝復生

半夜煮桐英。永巷騎新馬。內屋涼屏生色。盡開門爛。用水衡錢。捲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猶曾裂秦宮。一生花底活。鸞篋奪得不還人。醉睡瓊毳滿堂月。

鄭櫻桃

鄭櫻桃者。襄國優童也。艷而善淫。石虎爲將軍。絕嬖之以櫻桃。諧殺其妻某氏。後娶某氏。復以櫻桃諧殺之。唐李頎有鄭櫻桃歌。誤以爲婦人。且不得其實。第取其詞耳。歌曰。石季龍僭天祿。擅豪雄。美人姓鄭名櫻桃。櫻桃美顏香。且澤娥娥侍寢專。宮掖後庭卷衣

妖冶媚人
何論男女

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官軍女騎一千疋。繁花照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綸巾。紅旗掣曳鹵薄新。鳴鼙走馬接飛鳥。銅馱琴瑟隨去塵。鳳陽重門如意館。百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女爲公主男爲王。赤花雙簾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淫昏僞位神所惡。滅不香陵終不悟。鄴城蒼蒼白露微。世事翻覆黃雲飛。

妖怪部

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
陳徹別將歐陽紇畧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
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
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
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
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杳然無聞守者
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卽已失妻矣關扃如故
莫知所出出門山嶽咫尺迷悶不可尋遂追明絕無
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
卽深凌險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間得
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猶悽悼求之
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
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
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
聲捫蘿引組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
綠蕪豐軟如毯清迴岑杳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
人數十帔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
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

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屏。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

縛手足于床。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盡力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此。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伺。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旣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婦人出招之。乃

雖武侯錦
囊不逾寸
此

是坑後鳥
江者曰天
之亡豕非
戰之罪皆
無以自解
之詞

酷肖野狐
精

持刃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床頭顧人蹙縮求脫
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
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
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
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
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
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
其身更亡黨類旦盥洗着帽加白裕被素羅衣不知
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十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
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
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大咀而飲其血
日始逾午卽歛然而逝半晝還返數千里及晚必歸
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翺戲一夕皆周
未嘗寢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和然其狀卽猥獲之類
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言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
死罪亦求護之于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燈
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以千歲而無子今有
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復絕

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
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邪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
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
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紇素與江惣善愛其子聰悟絕
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烏將軍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
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投之入
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旣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

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
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
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
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邪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
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
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
今夕鄉人之女並爲游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鎖而
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
憤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除掃之婦以奉指使

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于前若爲擯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軍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一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旣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引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

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將軍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腕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啟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當死亦不久旣獲免可出就食泣者

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
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豬蹄也俄聞哭泣之
聲漸近乃女之兄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
來將收其尸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
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
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纔無他虞此禮少遲卽
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
人此鄉何負當殺爾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
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

開爽宏大
非丈夫不
能出此

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而爲
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
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
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真神明也神固無豬蹄且
妖淫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
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
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娶
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
弓矢刀鎗鋏鏹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

英雄所見
自是不同

有烈丈夫
應有烈女
對子正是一

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斲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
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豬無前左
蹄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更翻共相慶
會餞以酌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
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闈未
出固無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
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
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
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
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遠
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

錢炎

錢炎者廣州書生也寓居城南薦福寺好學苦志每
夜分始就寢一夕有美女絳裙翠袖自外秉燭而入
笑揖曰我本生於貴戚不幸流落風塵中慕君久矣
故作意相就炎窮單獨處乍睹佳麗以爲天授神與
卽留共宿且行有伉儷之約迨旦乃去不敢從以出
莫能知其所如女雅善謳歌娛悅性靈惟日不足自

誰識風塵
有阿嬌

錢生為妖
所迷取援
符水其視
歐郭二公
為何如

是炎宿業始廢若病心多失惑然歲月頗久女懷孕郡日者周子中與炎善過門見之訝其庭羸問所以炎語之故子中曰以理度之必妖祟耳正一宮法師劉守真奉行太上天心五雷正法扶危濟厄功驗彰著吾挾子往謁求符水以全此生不然死在朝夕將不可悔炎悚然不暇復坐亟詣劉室劉以盆水施符術照之一巨蟒盤旋于內似若畏縮者劉研書符付炎曰俟其物至則示之炎歸至二更方睡而女求情態如初炎曰汝原是蛇精我知之矣示以符女默默不語俄化為二蛇一甚大一尚小逡巡而出炎惶怖俟曉走白劉仍徙寓舍怪亦絕迹

長鬚國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置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人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明麗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

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廉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莖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丈人試遣總無未必如不總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願領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戚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使隨往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

言東海第三汉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家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煥發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命速勘良久一人入白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訴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汉第七島龍王復勅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烏蝦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昧耳吾雖

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
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
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
不覺悲泣龍王命赦蝦王一鑊令使送客歸中國一
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太湖金鯉

衢州鄒德明江湖士也弘治中曳舟至太湖泊椒山
之下夜見碧天無翳月色朗然豪吟二絕云一湖烟
水綠於羅蘋藻涼風起白波何處扁舟歸去急滿川
殘雨夕陽多浦口風迴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歸
舟疑是洪都晚孤雁低飛帶落霞吟畢聞溪上笑語
聲望之一錦衣美女德明疾趨岸鞠之女曰妾生于
斯長于斯今當良夕遨遊此耳德明日予舟中無客
肯過訪否女卽攜手同行對酌蓬下女曰今以浪花
爲題聯成一律可乎德明日不欲天邊帶露栽女曰
只憑風信幾番催德明日一枝纔見蓬遙動女曰萬
朵俄驚頃刻開德明日盆浦秋容和雨亂女曰鏡湖
春色逐人來德明日分明一幅西川錦女曰安得良

欲覓此女
當問之水

工仔細裁詩成鼓掌大笑拍肩撫背極其歡謔已而就寢比及天曙女忽披襟急投水中視之一大金鯉悠然而逝

桃花仕女

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爲人事輒效之景泰辛未築一亭於圃區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亭後張一桃花仕女古画棠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久識

弄假成真

諸詞神飛
秀舞覺有
世外奇香
多不傍人
半点俗氣

上舍詞章之士日間重辱垂念茲特歌以侑觴棠畧不計其真僞曰吾欲一盃一詠姬乃連詠百絕如云梳成鬆髻出簾遲折得桃花一兩枝欲插上頭還住手遍從人問可相宜慼慼欹枕捲紗衾玉腕斜籠一串金夢裡自家搔髻髮索郎抽落鳳凰簪家住東吳白石磯門前流水浣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閒看鴛鴦作隊飛石頭城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潮信有時還又至郎舟一去幾時還潯陽南上不通潮却算遊程歲月遙明月斷魂清靄靄玉人何處教吹簫

何不留住
夜、侑觴

山桃花開紅更紅。朝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懊恨無邊。總是空。西湖葉落綠盈盈。露重風多。蕩漾輕倒折荷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郎情。芙蓉肌肉綠雲鬟。幾許幽情話。欲難聞。說春來。倍惆悵。莫教長袖倚闌干。餘皆忘之矣。棠沉醉而臥。曉間視画上。忽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大異。卽裂碎之。

生王二

生王二隴州人。共居在黑松林虎跑谷。世以畋獵射生爲業。用是得名。因與衆逐鹿。至深崖。迷失道路。正

唱破

徬徨。次遇女子。渡水來。年少貌美。而身無衣飾。視王而笑。王平生山行。墊宿。習見怪物。雖知非人。殊無懼色。咄之曰。汝鬼邪。怪邪。女子又笑而不答。良久乃問。王曰。爾何人。王始稍敬異。揖而言曰。本山下獵徒。今日逐鹿。失蹤。致墮茲處。生歿之分。只在須臾。願娘子哀之。女曰。隨我來。當示爾歸路。遂從以行。登絕高巉崑之峯。涉回環過膝之水。塗徑犖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履。步武如飛。到一宇。有大石室。境趣邃寂。如幽人居。不聞烟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顧。傍無他人。戲言

桃之欣然相就夜則共榻晝則出采果實以啖之居
月餘王念母乏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
復相尋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他日再訪
焉試與之語邀同歸畧不嫌拒攜手抵家王妻趙氏
既有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逢
外客至必驚訝歛避或獨走入山經月不返終不火
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知是何物

玉茗堂摘評王弼洲先生豔異編卷十二

鬼部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
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
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闔門外三年重往問
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
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
令二親從王相求庶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

數聲啼鳥
不堪聞

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寃之如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欷歔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誠欲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旣毀

不爲錯認

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旣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旣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各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賫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麀中之麀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忽然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麀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撲新衣曰府君以繫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得書爲郎君索少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歔歔無復辭免便敕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旣就東廊及

此書從何
索來

只有三日
債

至黃昏內白女郎嚴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旣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卽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出崔氏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追傳教將一人投一撲衣與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旣而上岸同

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梳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充取兒梳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梳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梳大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梳著棺中可說得梳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齋還白母卽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以充貌兒梳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卽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生植字幹有名天下

柳參軍傳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舉見摻手如玉指畫青衣

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
卽見車入永從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青
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
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
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得嫁前
時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
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爲
輕紅所誘又悅輕紅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
娘子如此待君子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
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
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
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兩三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
數千百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
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求從其母王氏泣云吾夫亡
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
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
亡何王氏歿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
之子旣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處

崔既鍾情
于柳便不
宜兩婦于
王

何不蚤死

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
既歿無所明遂訟于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于
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事經數年輕紅竟潔
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
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崔氏
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賚看圃豎令積糞堆與宅
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
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
住復興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
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
繼殂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墳
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
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
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
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敘契濶悲歡之甚問其由則
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
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筮篋頗有功柳生卽時置筮
篋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亡何王生舊使

兒妻也沒
得到手羞
殺王生

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
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云：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
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于柳生。匿之。蒼頭却還
城，具言于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
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之上。崔氏女新牀，
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勺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
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
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其事。
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
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隴之間。日已
晚，歇馬於古道，方北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
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閑步戲，逼漸近，乃以袖
掩面，而足趾跌蹶，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視之，乃
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

而悽惶於墟間、邪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僕而緩逐之、以觀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哆口坳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數、求立以候、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愍小娘子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在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興酣、致此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馬僕、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佩感、且憩卽當奉邀。』」青衣頃之、邀崔入宅、旣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敘言、某王氏外甥女、麗豔精巧、人間無雙、欲侍君子巾櫛、何如？崔邁逸者、因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游歡洽、無不酌暢、王氏稱其姨曰：「玉姨好與崔賭、玉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玉環、相酌、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都輸玉。」

姨崔亦羸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妻已不見但身臥於一穴中惟見莞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羸玉指環猶在衣帶却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鋤鋪發掘一墓穴已至欄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甥外甥先歿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櫬中各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畧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先問僕人但見郎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悞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爲賊耳生感之卽爲掩瘞仍舊云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于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于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邪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往求婿故止此紹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

道情虜悅
如弱柳垂
楊

紹入延過于館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甚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旣相見、卽謂紹曰、旣遂披覲、當出形迹、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闈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親焉在、嘉偶爲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是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久離城郭、故止于此、方求自適、不意良人惠然辱顧、旣愜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罍獻紹曰、妾求佳婿、

已三年矣、今旣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慙不稱、敢以金罍合卺、願求奉箕箒可乎、紹曰、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爲戚屬也、然遭逢顧遇、謹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罍、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淒楚、感動于心、乃飲之交獻、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久、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成禮至曙、女復于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懽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泣曰、鴛鴦匹對、未聞經日離也、紹不忍矣、經月餘、紹復言曰、我

只此風景
亦足留情

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分雖深誠見挽若不
出行亦心有所不樂願勿以此為嫌當如期而至女
以紹言切方許之遂于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橐貨
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
杳亡人跡紹號慟經日而返

孟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
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
日獨游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游

凄韻欲絕

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

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邪孟氏大驚曰

君誰家子何得遂至于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

落拓不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咏不覺喜動于

心所以踰墻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

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

少年時猶繁花正妍黃葉又繼枉惹人問之恨愁緒

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懽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

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惋歎芳菲固是

歲月多情
光陰易謝
偷頃刻之
歡的曼醒
語然玩悵
者不可以
藉口

傷嗟契濶所以自吟拙句蓋導幽懷耳不虞君之越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向聞雅詠今覩麗容苟蒙見納雖死尚不暇惜況責言何害乎孟氏命賤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卽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已舍少年貌旣妖豔又善玄素綢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聞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于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睹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炷名香頗疎凡俗步遊閒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

委曲動情

束帶伺之見向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爲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深恩窈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沒頗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欸昵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于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

北印句一時不鮮至後了然

竟不似不能侍者想此時頗有神助

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怛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絕于人不可自此更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拆鸞離芳艸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耻無以酌乃強爲一篇曰莎艸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洒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于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翅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

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酌之季
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
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
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
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王原
紉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
葬北邙山或陰晦而竟常游于此人多見之則知女
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游西湖獨行疲倦
小憩道傍民家望雙鬟女子在內明豔動人寓目不
少置女亦流盼寄情士眷眷若失自是時一往女必
出相接笑語綢繆挑以微詞殊無羞拒意然冀頃刻
之歡不可得旣注官言歸往告別女乘間私語曰自
與君相識彼此傾心將從君西度父母必不許奔而
騁志又我不忍爲使人曉夜勞於寤寐如之何則可
士求之於父母啖以重幣果峻却焉到家之後不復
相聞之又五年再赴調丞尋舊游茫無所覩矣悵然

鶯聲百轉
那些兒不
動人

空還忽遇之於半途雖年貌加長而容態益媚秀卽呼揖問訊女曰隔濶滋久君已忘之邪士喜甚扣其徒舍之由女曰我久適人所居在城中某巷吾夫坐庫務事暫係府獄故出而祈援不自意值故人能過我啜茶不士欣然並行二里許過士旅館指示之女約就彼從容遂與之狎士館僻在一處無他客同邸女曰此自可棲泊無庸至吾家乃攜手入其室留半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畧無分毫求索士亦不憶其有夫未嘗問將還議挾以偕逝始歛衽顰蹙曰自向來君去後不能勝憶念之苦厭厭成疾甫期年而亡今之此身蓋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幽魂相從歡期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歡無由可陪後乘慮見疑訝故詳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惟宜服平胃散以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惋良久乃云我曾看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可得功效如是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言旣而泣下是夜同寢如常將旦慟哭而別暴瀉下服藥一切用其戒後每爲人說尚悽慘不已

蓮塘二姬

政和改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彥采陸升之載酒出游，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橫橋下，月色明霽，酒各半醒，聞鄰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舟也，躡而窺之，見燈下一姬自弄絃索，二人竟往見之，詢其所由，答曰：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從人來游江南，值彼往雲間收布，妾獨處此候之，尚未回也。二人命取舟中餽餘肴核，就燈下同酌，姬舉止閒雅，姿色娟麗，二人情動於中，稍挑謔之，姬亦不以爲嫌，求其歌以侑觴，則曰：妾近夕

唐詩中不
多得者

冒風喉咽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乃曰：近日遊訪西子陳迹，得古歌數首，敢奉清塵，不訝爲荷。凡一歌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床。再歌曰：吳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又曰：館娃宮外似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曰：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猶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尤爲君王泣數行。又曰：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

悲中寓壯
壯中寓悲

西子解嘲
千古獨發

行年深不辯。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曰。幾多雲。
對倚青冥。越焰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至今
青艸不勻生。又曰。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青唱不勝。
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彥采曰。歌韻
悠柔。含悲聳愴。固云美矣。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艷
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以滌塵抱。何幸如之。姬更
歌曰。家國興亡來。有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
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
人陳言。素所厭聞者。大都才人四山五岳。精靈間氣
之所聚會。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是紅羅亭。
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無緣
當有緣。歌竟。掀蓬攬衣。躍入水中。彥采大驚。汗背而
覺。一夢境也。尋升之。共話醉眠脚後。不能寤也。翌日
事傳吳下。

金鳳釵記

大德人楊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
爲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歌。防禦有女曰興娘。俱
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爲興歌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

一隻爲約。旣而崔君游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闈，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興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況誠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歛，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之物也，今汝逝矣，吾留此安用？遂簪於其髻而殯焉。殯兩月而崔生至，防禦迎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爲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來此。」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爲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死，今殯之矣。」引生入室，至其靈席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旣沒，道途又遠，今旣來此，可便於吾家住宿。故人之子，卽吾子也，勿以興娘沒故，自同外人。」卽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以女新沒墳墓，舉家上冢，興娘妹慶娘年甫十七，是日與家衆同赴新墳，惟留崔生在家。至暮回歸，天色已黑，崔生於門迎，有轎二乘，前轎已

入後轎至生前忽有物墮地鏗然生急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欲納還防禦則中門已閉生還小齋明燭兀坐思念姻緣挫失而子身寄跡於人亦非久計長嘆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問之則不答不問則又扣如是者三乃勉強起開門視之一女殊麗立于門外遽舉裙而入生大驚女子低容歛氣向生細語曰崔郎不識妾邪妾乃興娘之妹慶娘也適來墜釵轎下君拾得否欲止生室生以其父待之厚拒之甚確至于再三女忽赧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

置留小齋汝乃敢於深夜誘我至此欲將何如我訴之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小齋可一月半忽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鳥而驚鴛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晦迹深村或潛蹤別郡庶得優游偕老不致分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卿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

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
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爲
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日五更與女輕裝而出
買船過瓜州奔丹陽訪于村氓則金榮在焉其家殷
富爲本村保正生乃大喜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
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方始記認則思而哭
其主擁生在堂而拜認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
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
甚至生住金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
見責故與君爲草氏之逃蓋出于不獲已也今則舊
穀旣沒新穀將登歲月如流已及暮矣且愛于之心
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于再見庶不我罪況父母生
我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乎盍往見之生從其言
卽與之別金榮渡江入城將近其家謂生曰妾與逃
竄一年今遽與君同往或恐觸彼之怒君可先行見
之妾乃艤舟於此以候臨行復呼生回以金鳳釵與
之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迎
之欣然反致謝曰昨日顧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以

自具供招
無一虛語

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責生拜伏不敢仰視但稱死罪防禦不知其故曰何故乃爾願得開陳釋我疑慮生惶愧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厚篤於夫婦恩愛忘乎父母今則過攜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其罪譴便得終能偕老永遂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室家之樂是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臥病在床今乃一載饋粥不進轉側須人豈

是與起
到此時孰
為慶乎

有是事也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雖然不信卽令家童馳往視之至江舟迹並無所見防禦大怒崔生責其妖妄生乃袖中取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之駭然大驚曰此物吾亡女與娘沒葬之釵胡爲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于床上欣然而起出至堂前拜其父曰與娘不幸早辭嚴侍遠弃荒郊然與崔生緣分未斷今來此意亦無他特以此說有愛妹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肯從則吾病患當卽痊愈

此真慶娘也

不用女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動舉止卽與娘也父詰之曰汝旣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爲此亂惑也對曰女之死也冥司以女無罪不復拘禁得隸王皇娘娘帳下掌傳牋奏切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爾防禦聞其言乃許之卽斂容拜謝其父又與崔生執手歔歔爲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嬌容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于地衆視之已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其病卽瘥行動如常叩以前事並云罔知始覺如夢不記先言防禦遂涓吉續崔生之婚生感與娘之情以金鳳釵賣于市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楮幣賫詣瓊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與娘與娘復托夢於崔生曰薦拔尚有餘情雖隔幽冥實深感佩小妹慶娘直性柔和宜善待之生聞之驚悼而覺此後遂絕嗚呼異哉

豔異編跋

余慨王弇州先生之豔異編窮竒索隱抉
微探奧凡目所未覩耳所未聆者靡不具
載佐幽人之雅興適逸士之高懷至若閨
中少婦禪林老叟頓忘長夜之寂永舒向
晝之岑詎非曠古來野史中之一大觀邪
第譏賞傷于剴直排敘任其浩繁故披覽

者不無欣厭參半焉得玉茗堂一摘評之
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矣是役也
豈曰小補云乎

茗東無瑕道人書于天香館



